

滿清官場百怪錄



滿清官場百怪錄目錄卷上

赤條條輿中歌一曲

到軍機兩般情況

數屋瓦伊通判無聊

秋扇搖風暗誇爵相

挾嫌隙狂答典史聲

米店主捐官一誤再誤

慣說項偏逢強項令

入獄中毒謀狠中又狠

沒奈何車中彈糞點

做對聯武將談文

四字確評老奸巨猾

舟中少妾爭誇大帥威儀

大軍機居然說項

紅隱隱屏後導雙燈

贊天氣一樣言談

剝衣冠勒三爺有趣

午門跪雨忽遇王爺

耐心腸恭祭財翁腿

醉鄉候斷案千差萬差

號能言轉有失言時

伏窓窺秘戲羞上加羞

偏湊巧盤裡落疾涎

上奏疏令人荐古

十分狂態濶論高談

道左妖姬熟識宰官面目

小夫人別有會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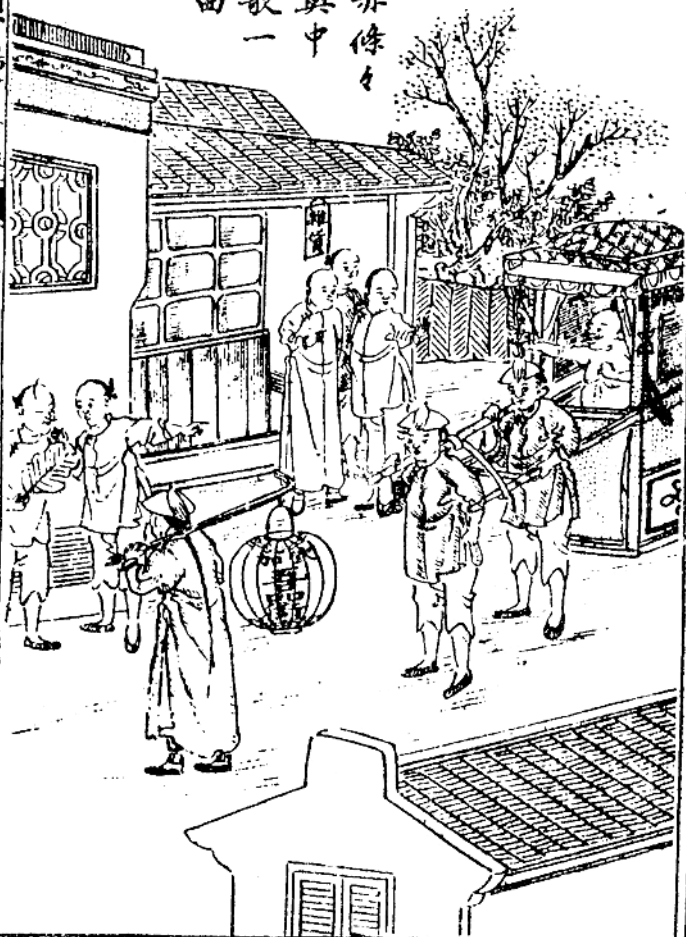
受責言翻疑蒙寵眷
狼狽為奸忽奴忽主
磕破頭皮弄巧成拙
誓戒烟真偽驗人心
內跟班屢干外事
劣冠嶽嶽演出奇文
示淫威殺人如草
仿經文汴人工笑謔
拜老師不識一丁字
筵前進饌欽使科頭
詢旗籍縣令大顛頂
按察使竟為黑夜賊

善運動轉致失便宜
集鸞莫辨是商是官
裝來體面認假為真
重聚賭炎涼覘世態
女公子好效男裝
兔舄雍雍引來妙語
論文法夢筆生花
引說部剛相詡忠清
冒死友甘擲十笏金
席上流涎佳賓捧腹
說姓名元戎偏暇豫
太守公原是綠林豪

赤條
與中
歌一
曲

滿清官場百怪錄

卷上



赤條條與中歌一曲

山西人某甲。生性輕佻。有魏收蛺蝶之目。忽慕官場體面。出其重利盤剝之資。捐納得官。補直隸之某縣。雖身入仕途。而仍蕩無閑檢。到任後。訪知縣境有張姓。開張皮貨肆。固同鄉而兼狎友也。時時過從。踪跡甚密。一日張又招飲。令酷嗜杯中物。飲酒逾量。不覺大醉。時值盛夏。天氣炎甚。歸時裸坐輿中。高唱柳子腔。聲震衢巷。沿途觀者如堵。令手舞足蹈。若有無窮之樂者。比至廳事下輿。即倒卧堂上。口中猶高唱先帝爺小東人不止。僕役曳之。堅不肯起。共守至五更。酒始稍醒。踉蹌而入闔邑。傳為笑談。

紅隱隱屏後導雙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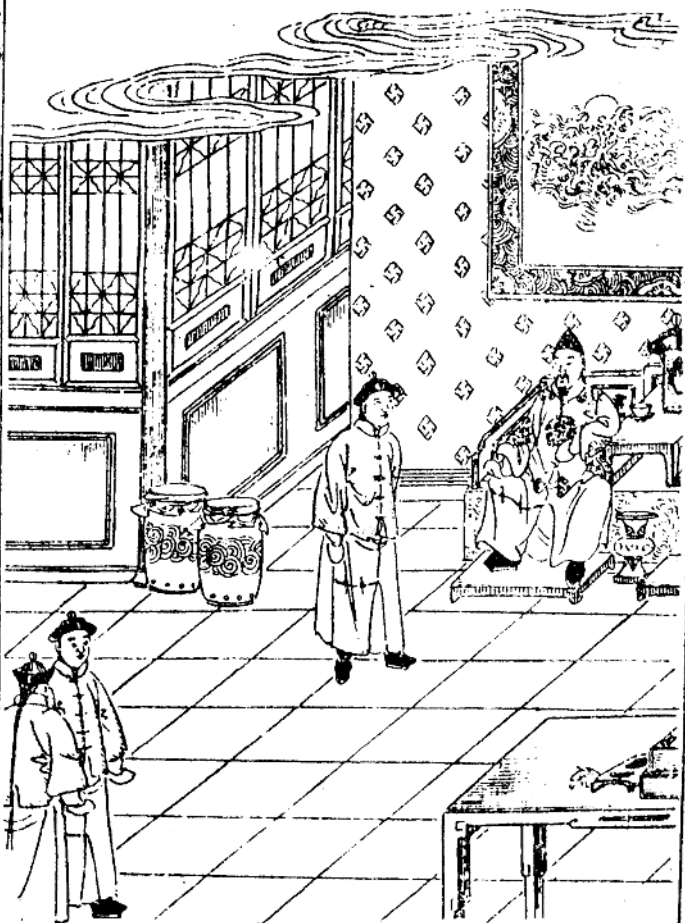
紅隱隱屏後導雙燈

某甲江蘇人。富家而中落者。然揮霍已慣。視銀錢猶糞土也。納貲得官。宰直隸之某縣。艷妾五六人。皆工於絲竹。攜之任所。終日左抱右擁。低唱淺斟。置公事於不問。偶有重要之獄。書吏敦促數四。始勉坐堂皇。然一聞內衙歌管聲。即掩簿疾趨而入。或值昏暮訊案。必有艷婢籠雙紅燈。攜酒肴捧樂器。隱於屏後。一俟退堂。即導之而入。聞所需花粉資。帳房月必發數百元。他無論矣。以是不支。廣納賄賂。後竟坐賕獲罪焉。

到碼頭西船情況

滿清官場百怪錄

卷上



到軍機兩般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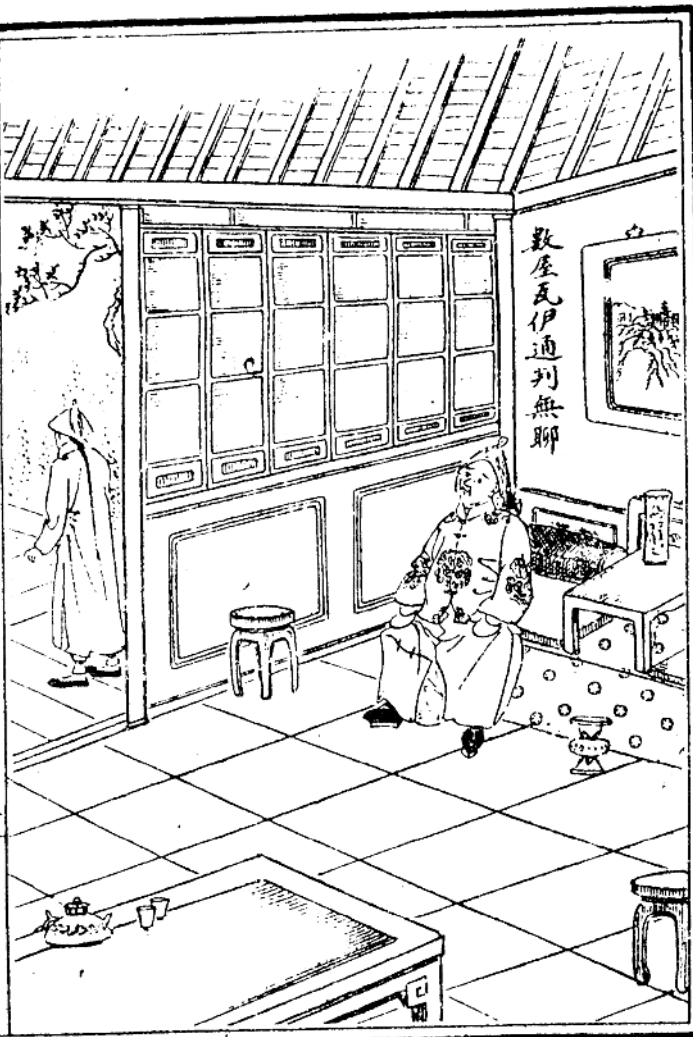
清初沿明舊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雍正間設軍機處於內廷。選三品以上鴻達親信者為軍機大臣。而領班非親王不得預。又挑四品京堂以下及部院各屬才敏筆捷者為章京。內外職掌官奏事。上秉燭批覽畢。面諭大臣寄信。厚奏衙門可否之。即由章京擬呈。稱旨而後發。是為廷寄。凡票擬稱旨。仰蒙帝語褒嘉。則聲譽斐然。往往越次遷轉。否則隨班進退。旬月無一事交辦。則同列目笑存之。或戲為句云。五更飛到軍機處。笑問中堂到也。無此指得意者而言。其不得意者云。五更踱到軍機處。不識今朝有事無。閒況可想也。

賢天
氣一
林言
談



贊天氣一樣言談

英國人威安馬在中國久。熟於中國情事。歸國後著一日記。詳載所聞見。內言總理衙門最極嫻笑。云中國總理衙門其規矩與歐洲各國之外部迥然不同。凡各國使臣至總理衙門必具酒菓。王大臣以次陪坐。一若以飲食為交涉之要務也者。又中國雖事權不歸一。然大臣仍不敢各行己見。每使臣發一議論。則各人以目相視。大臣視親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視舊在署之大臣。若王一發言。則各人轟然響應。亦莫非是言。若親王不言。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余至署。諸人相顧無敢先發一語。余不復能耐。乃先發言曰。今日天氣甚好。而諸人尚不敢言。惟沈君某者。似覺不可復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氣果好。於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氣果好。以下各官亦轟然應之。不啻如犬之吠影吠聲云。



數屋瓦伊通列無聊

數屋瓦伊通判無聊

伊莘農相國初任雲南通判。因公室吏議去官。窮滯不得回旗。欲謁撫軍。求諭寅案。湊贖資。芥司閹者以絀誤廢員。斥不與通。怒告再三。始領之。令少待。俄見大小吏分隊晉謁白事。司閹者次第傳命。司道也。入。司道也。出。府廳也。入。府廳也。出。州縣也。入。州縣也。出。佐貳也。入。佐貳也。出。武弁也。入。武弁也。出。意以為當及已也。時日頻晡。忽司閹者大聲謂伊曰。撫軍今日接見屬吏。一一處分公事。為時久。甚矣憊。聞人毋得干謁。爾且退。期以詰朝相見。伊無奈。次且徒步歸。凡往返三日。皆如之。惟日於即署堂。皇西偏支胡床。屏息枯坐。一無所事。始仰屋默數。堂皇自西迄東。木椽若干。繼默數椽上承塵方磚若干。目諦心識。順算逆覆。周而復始。藉攻沈悶。既撫軍但語郡守為道地。僅共餉白金百兩為贖。而撫軍固始終未得見也。滇省去京師萬里。途長資短。萬難攜者同行。遂暫置眷屬。孑身入都。向親友稍貸。再事區畫。不謂都中親友見伊免官歸。相率避道。無一存問。故事。旗員因公去官。例許請覲。有舊胥謂伊曰。君困若此。盍援例請覲。倘沐曠典。未可知。伊如言。搜腰纏僅存所贖金三十兩。悉以付胥。得具文上請。時

朝廷方屢念滇中苗疆事宜。以伊從滇來。特召見。詢問苗情。伊據實條陳。奏對稱旨。上意嘉悅。敕以原官。仍回滇視事。親友聞伊復官。漸有來慶賀者。及陛辭。過發。忽奉命起擢。郡守親友來者愈眾。不惟慶賀。有推荐紀綱者矣。有餉飽食物者矣。且有不向稱賀。而殷殷送程幣。惟恐不受者矣。伊迫於朝命。不敢濡滯。甫出都門。又奉詔簡授監司。並諭兼程馳驛赴任。既抵滇省。妻孥相見。恍在夢中。即日循例參謁撫軍。前司閫者見伊至。亟趨前。罄折起居。言笑和悅。不似前氣象。悲慘。比將命入撫軍。即傳命曰。請相見之下。吉詞獎慶。備極謙和。見伊著監司衣冠。訝曰。君尚不知耶。昨已奉詔。特命君陳臬滇中。君尚不知。而猶著此耶。命左右速為具按察冠服。就於節署更易。兩年之間。由滇臬轉布政。坐遷巡撫。受命之日。請節署大堂。焚香設案。望闕九拜謝恩。接受印信畢。忽仰見堂西偏屋椽方碑。厯厯在目。因憶昔支胡床枯坐。其下三日往返。欲求一望。見撫軍顏色。而不可得。詎料甫兩易寒暑。竟及身起而代之也。伊方木立神凝。冥然追想。忽聞人來報。在省大小屬吏。咸來謁賀。伊次第接見。猶是司道也。入司道也。出府廳也。入府廳也。出州縣也。入州縣也。出佐貳也。入佐貳也。出武弁也。入

武弁也。出彼一時。此一時。撫今追昔。大為感喟。接見各吏既畢。乃進司閤者而戒之曰。爾曹識之。自今以往。但有來謁者。必將命。且須接以和悅。切勿以愁慘之氣象相加。慎毋令堂上西偏。再有人枯坐胡床。求見不得。徒勞其仰屋默數木椽若干。方磚若干也。未幾。伊內遷。仕至大學士。

刺衣
冠劫
三爺
有趣



剝衣冠勒三爺有趣

勒襄勤相國保始由筆帖式官成都用通判不得上官歡時遭呵譴同官承風旨置之不齒每衙奏時無與立談者抑鬱殊甚會聞新任總督某來十年前故交也心竊喜而不敢告人總督將至勒身先郊迎辭不見溫矣抵城外上謁又不見更溫甚乃隨行至轅大小各官紛紛普謁皆荷延接而勒獨不得見手板未下又不敢逕去天氣甚暑衣冠鵲侍汗流浹背中心忿恨欲死正躊躇間忽聞傳呼請勒三爺不稱官而稱行輩具見舊時交誼此一呼也恍如羈囚忽聞恩赦爰整衣冠捧履展疾趨而入則見總督科頭袒衣立於檐下指而笑罵曰汝太無恥乃作此等形狀見余乎勒頓首請罪則掖之起曰不要汝磕狗頭回顧侍者令代解衣冠曰為勒三爺剝去狗皮至後院乘涼飲酒去勒於斯時起聞罵越歡喜比至院中把酒話舊則此身飄飄然若登仙境矣時司道眾官猶未散聞之俱驚勒飲至三鼓歸首府縣官伺勒於署中執手問總督意旨從此遇衙奏時逢迎歡笑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位而與右師言者而勒三爺之為勒三爺如故也勒後官至四川總督終身不肯折辱屬官